



荣宝瑰梦

朱景扬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



荣宝瑰梦

朱景扬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荣宝瑰梦 / 米景扬著.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7.2
ISBN 978-7-200-06798-9

I. 荣… II. 米… III. 荣宝斋—史料 IV. F724.7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7524 号

荣宝瑰梦

RONGBAO GUIMENG

作者 米景扬

出版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

地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编 100011

网址 www.bph.com.cn

发行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07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6

印张 18.5

印数 1 — 5000 册

书号 ISBN 978-7-200-06798-9/J · 491

定价 58.00 元

质量投诉电话 010-58572393



此次大阪個展歸來展中一幅掛梯
圖展前日晚即售出今再作一幅以記其事



十月
初時值

咏紅
栝子句

唐劉禹錫

保天

撥翻自

遺採
本因

懸

日光

帶

出曉

紫

星

曉連

意

如



引言

我是荣宝斋一名老职工，从1956年进入荣宝斋工作，直到1998年退休，历经四十几个春秋。

我在编辑室长期从事勾描、组稿、编辑以及古画临摹等工作，在营业部负责过各种文化艺术商品进销及接待贵宾和联络书画家等工作，也从事过对外书画艺术交流工作；1989年开始担任副总经理至退休。

在这期间，我既与国内外众多书画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又与国内外客户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既接触过广大书画艺术爱好者——书画迷们，又接待过外国贵宾乃至国家元首。

在荣宝斋这座艺术殿堂里，我长期受到民族艺术的熏陶浸染——琳琅满目的书画艺术品与有着丰富的艺术品收藏的荣宝斋，像是一座永不关闭的艺术博物馆，使

我汲取了民族文化的丰富营养；许多身怀绝技的老技师和同事以及我所接触的无数名家大师，是不收我学费的指导老师，使我学到了许多在别处学不到的宝贵知识。

我亲历了荣宝斋的成长壮大和繁荣兴盛，接触过数不清的人，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事。退休后，我与荣宝斋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接受友人的建议，在这里，我撷取自己在荣宝斋的一些亲身经历中的所见所闻，将它们记录下来。其中除一些文字记录外，也有几十年与书画家交往中，书画大师们所赠之书画佳作的展示。这些画作，长期以来束之高阁，总觉得很对不住诸位大师当时的情意，这次有机会刊印出来，与同好共赏。

上世纪60年代初，荣宝斋派我在故



宫做过一段古画临摹工作。当时所摹古画，质量尚可，借此也刊出几幅，可见当时工作的高质量、严要求。

学画从临摹入手，60年代初，我曾从王雪涛先生处，借到老先生创作的《草虫图谱》，业余时临摹了一遍，现也刊出几页，求教于同好请友。

我从小喜欢画画，但因天资有限，又没受过系统教育，因而先天不足。庆幸的是进了荣宝斋这样一所民间大学校，每日在画丛中耳濡目染，又经常亲见现代画坛高子运笔挥毫，自然地引我走上了学画的道路。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每个周末、假日的时间，我都花在了研究、创作小写意花鸟画上。居然

先后在日本、美国及台湾、香港地区，举办过了个展、联展。许多位老先生为展览题写过展名和题词，又请范曾先生为展览图册写过序言，这些都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和鞭策。借这本册子出版之机，刊印部分拙作和资料，以求同好教正。

这些，就算作荣宝斋一个职工某些侧面的记录吧。

错漏之处，教请广大同好批评指正。

朱景扬

2006年10月于十夏山房

目 录

引 言

琉璃厂文化街	1
走进荣宝斋	11
“侯恺同志”	19
荣宝斋的门面、匾额和题词	25
齐白石拍电影与木版水印	32
雅事集群贤，荣光扬众彩	37
荣宝斋的“门票”	44
古画临摹的辉煌成绩	48
“我陈毅是很感谢荣宝斋的！”	54
刘锡龄的“诗笺”和“诗简”	57
邓石如书的一副长联	60
勾描——从练线开始	63
曾经密切临触的宋代名画	67
认识王雪涛先生	72
于非闇先生印象	79
年轻时买的几张字画	81
潘天寿的《竹石双禽图》	88
两画换一印	95
2000年的一次巧遇	97
许麟庐与“和年画店”	103
国家领导人送给苏加诺的画	106
陪徐之谦面见郭老	109
荣宝斋文物也曾“南迁”	112
赵朴初与王雪涛合作的《咏梅图》	114

看黄胄画画	118
四幅大画的命运	122
书画家张丰稼、费新我先生	125
书画家宋吟可、郑乃珖先生	131
书画价格忆当年	133
雪泥鸿爪述先贤	137
“文革”中的荣宝斋	145
“中国荣宝斋展览”	147
陈少梅先生的绘画艺术	154
启功先生序《陈少格画集》	165
镇店重宝——“田黄王”	173
范曾先生与我	179
范曾巧补大千画	189
宋文治先生晚年变法	192
钱松岳先生印象	197
李可染与陆伊少的最后一次相晤	199
李可染与荣宝斋	204
临摹《江山如此多娇》	207
访问日本“和田美术馆”	211
张大千先生二三事	215
全才书画家颜梅华先生	221
书画家们的长寿之道	225
所谓“二层头”	231
文房清玩琐谈	233
日本装裱对中国古画的损害	238
老琉璃厂的饮食和小吃	242
米景扬花鸟画作品	243

琉璃厂文化街

荣宝斋坐落在举世闻名的琉璃厂文化街上，是琉璃厂文化街上历史悠久、名气最大的文化殿堂。没有琉璃厂文化街就不会有荣宝斋，而如果没有荣宝斋，琉璃厂文化街也会顿失光彩。所以提起

荣宝斋就不能不先谈谈琉璃厂文化街。

回顾六十余年的人生旅程，可以说我与琉璃厂这条古老的文化街有着不解之缘。我祖籍浙江省绍兴市，1936年1月18日，出生于北京崇文门外；此前，我家就在东琉璃厂东北园。我20岁（1956年）进入荣宝斋工作，至1998年退休，历经四十几个春秋，中间除了搞“四清”和上“干校”，从没有离开过琉璃厂；如果加上我十几岁时每逢春节随父亲到厂甸火神庙摆玉器摊，屈指算来，我与琉璃厂竟有半个世纪的缘分。

先父米文瑞，字祥甫，生于1895年，歿于1975年。他精于古玩玉器的鉴赏，在崇文门外北羊市口“青山居”做玉器生意，商号“瑞德祥”。我年少时，每逢春节即随父亲和大哥景廉以及几个徒弟到厂甸的火神庙（东琉璃厂东头路北，其址今为北京市宣武区文化馆）摆玉器摊。这段生活使我受益匪浅，家庭的熏陶浸染，启蒙了我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喜爱与追求，也使我在这条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年间开始在海王村建设琉璃窑厂。到了明代为修建北京的宫殿，所使用的琉璃瓦件也是海王村烧制的。清代初期海王村还有琉璃窑厂，到了康熙三十三年逐渐废除，海王村就逐渐形成了街市和民宅，慢慢有了琉璃厂这个名称。

琉璃厂是北京著名的传统文化街，外国人誉之为“博物馆街”。它位于今宣武区和平门外，以南断华街为界，东为东琉璃厂，西为西琉璃厂。东琉璃厂东门为“五斗斋”，西琉璃厂西门为“方壶斋”，故有“东有五斗，西有方壶”之说。

琉璃厂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三百年以前。元代这一带即有琉璃窑，明清两代都在这里设厂烧制琉璃瓦，故称琉璃厂；明代已有街市，清康熙年间已有不少店铺。清乾隆年间四库铺开，学者文人群集于琉璃厂，书籍、古玩、字画、碑帖、文具等店铺应运而生，尤以书肆为盛，遂形成了以文化店铺为主的文化街。这里不仅为京城文人墨客荟萃、鉴赏、购物之地，全国各省来京应考的举子，也都到这里寻我参考书和购买笔墨文具。乾隆年间的学者李文藻所著《琉璃厂书肆记》曾记载了当时的情景，清末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中也记载说：

厂甸在正阳门外二里许，古曰海王村，即今工部之琉璃厂也。街长二里许，麇肆林立，南北皆同。所售之物以古玩、字画、纸张、书帖为正宗，乃文人鉴赏之所也。

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当年这条文化街的繁华。此后，这条文化街又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无数变迁与磨难，不仅完好地保存下来，而且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更显出蓬勃的生机。

琉璃厂文化街三百年来名扬四海，

其文化内涵亦不断丰富，可谓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化宝库”；至新中国建立前，尚有以文化店铺为主的近二百家店铺。

1956年，我曾经根据“荣宝斋”的书法篆刻家徐之谦、木版水印专家王宗光、古画临摹专家金振之等老先生的回忆，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东西琉璃厂约177家文化店铺，以及为生活服务的商店名称并其所经营的品类。由于缺少更深人的调查，错漏当属不少，但从中尚可见当时琉璃厂的大概面貌。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荣宝斋”、“清秘阁”、“豹文斋”、“拾华斋”等南纸店11家；

“韵古斋”、“燕古斋”、“翠珍斋”等古玩铺48家；

“戴月轩”、“贺莲青”、“菁莲阁”等湖笔店7家；

“尚古斋”、“玉池山房”、“桐煥阁”等裱画铺15家；

“邃雅斋”、“翰文斋”、“二酉堂”等古书铺10家；

“商务印书馆”、“直隶书局”等断书局4家；

“伦池斋”、“墨缘阁”等字画店；

“雅文斋”、“屏古斋”等古瓷器店；

“道古斋”等古陶器店；

“墨因移”、“宜古斋”、“古雅斋”等拓碑、刻碑、碑帖店；

“英古商”等刻字图章店；

“翰文斋”、“张禄铭”等墨盒、镇尺铺；

“艺聚斋”等小器作。



还有“张致和”刻木版，“铭珍斋”锦匣铺，“一得阁”墨汁店，“徐正厂”制印泥店，“刘文波”制图章纽，“篆文斋”刻牛角章，“槐荫山房”古医书店，“中和丰”新文具店，“集文斋”木拓店，“文圣斋”胡琴铺，“晋隆”花炮店，“哈记”风筝铺等。

此外，还有“信远斋”糖果店（所售酸梅汤远近驰名），“连阔如”广告社，“铸新”照相馆，“雨明斋”墨盒眼镜店等等。

这些商店的经营不仅各具特色，就连它们的牌匾也大都出自名家手笔。远的如何绍基、祁隽藻、孙貽让、翁同龢、陆润庠、朱益藩等的题匾，近的如华士奎、徐悲鸿、郭沫若等人的题匾，大都是大名家、大手笔。置身琉璃厂肆，就是欣赏商店字号那一块块字体优美的匾额，也足以使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这些文化店铺的主人和店员，大多精于所从事的业务，其水平可达到与专家、学者谈古论今的程度，甚或有著书立说者，可谓人才济济。比如：乾隆时期学者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中就记载了老韦这样一个古籍专家；写《贩书偶记》的孙耀卿（殿起）、写《文禄堂访书记》的王晋卿，也都是琉璃厂的



厂甸海王村内的字画棚

书商。

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经营作风，使琉璃厂一直在国内外享有优良的声誉。新中国建立前后，我由小学升到中学，每年逛厂甸，必到东琉璃厂路北的“戴月轩”笔庄，买两支大楷羊毫或七紫三羊毫小楷笔。老店员总是戴上老花镜，坐在蓝布棉套的二人凳上，重新把笔检查一遍，看看笔管直不直，然后再修一修笔头，去掉一两根杂毛，最后包好递到我手上。这种经营作风，给我这样一个买便宜笔的小顾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然，琉璃厂的古玩铺的确也存在“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之说。其实，这是此类店铺独特的业务性质所决定的：秦钟汉鼎、官窑瓷器毕竟不同于人人离不开的萝卜白菜，没有这方面的学识、修养、兴趣和财力者，是不会去登此类店铺的大雅之堂的。

琉璃厂所以出名，除了它是文人荟萃之所外，还与每年春节期间，老北京人喜欢到以琉璃厂为中心的厂甸逛庙会的习俗分不开。厂甸庙会的地域包括：东琉璃厂西门的海王村公园（其址今为中国书店），东琉璃厂东头路北的火神庙，海王村东侧的吕祖祠，以及这些地方周围的街道和胡同。庙会时间为每年的正月初一至十五，共半个月；但正月十六上午还有半天称为“腊头儿”，也颇热闹，老北京有不少人专喜欢逛这个

“腊头儿”。

厂甸庙会由来已久，清乾隆二十三年（1754）刊印的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中“琉璃厂甸”一节就记载了琉璃厂春节庙会之盛况：

每于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更有秦楼楚馆翩跹歌，宝马香车游仕女。

厂甸春节的这种热闹景象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

逛厂甸可以说是老北京人过年的一件大事。春节厂甸庙会，分散在以“海王村”为中心的不同地段，各地段似有约定一般，从事不同的商业活动。大凡老北京人，无论男女老幼，富人穷人，有谁没逛过厂甸呢？



厂甸南新华街的旧书摊



海王村内，主要经营北京小吃、糖果、粗细耍货、蜡人、髹人、泥人、鲜花以及百货商品。扑鼻的食品香味，满眼的缤纷色彩，吸引来如潮的游人，把个海王村公园挤得水泄不通。海王村北面（现在的“中国书店”办公楼前），有三四排古玩玉器摊，卖品以大路货居多，一些囊中羞涩的游客可以在这里拣选几件玩物，满足一下自己的雅兴。无论是富裕些的、还是清寒些的人，都可以有所收获，这恐怕也是厂甸的特色，可谓老幼皆宜，雅俗共赏。60年代最后一次厂甸庙会，我还买到了一个木托书架和两块旧墨。

老北京街头卖大挂山里红的人



海王村周围的街道大多卖各种小吃和各色玩意儿。四五尺长的大串儿糖葫芦，顶着胭脂点儿的艾窝窝，层层起酥的油酥火烧，灌肠、春卷、豆汁儿、八宝粥、卤煮火烧、茶汤、油茶……无不令人馋涎欲滴。贴着漂亮的金字红签、抖起来声音激越的空竹，彩纸鲜艳、转动起来嘎嘎作响的风车儿，多姿多彩的各种京派风筝，“牛喇叭”、“噗噗噤儿”、“倒流”等，又有哪一个孩子不喜欢呢？每年的厂甸庙会，无论大街小巷，到处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好像倾城的人都在这里踊动。

还有一种游走着卖大串山里红的，把山里红用小线儿穿成似大佛珠串儿，左臂挂着很多串儿，右手拿着两串用又大又好的“顶果”穿的；等你想买了时，乘你掏钱的功夫，他已经很快地将右手的两串儿倒在左臂的其他串儿中了，最后给你的却是小串儿的。如此狡黠的举动，细想一想，做小买卖的赚几个钱也不容易啊。

东西琉璃厂的众多文化店铺都张灯结彩，门前爆竹声声，锣鼓喧天。老北京的商店过年时一般都休息到正月初六，店员们放假除吃喝、打牌，多有搬出锣鼓来敲打几天的，这是一年中最放松的日子。

店铺休息时并不上护窗板，而是挂出“窗户挡儿”。一般店铺的“窗户挡儿”大多是画在绸布上的《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之类的故事；琉璃厂街上的南纸店、字画店的“窗户挡儿”就不挂这



厂甸海王村内的古董摊

一类的了，而是争奇斗胜地挂出名人字画。你家挂出四条齐白石的“鱼、虾、蟹、蛙”，我家挂出四条张大千的山水人物，他家挂出徐燕孙、王雪涛的精品之作……这些画店、南纸店春节挂出的字画“窗户挡儿”，节前一两个月就已经悄悄组织货源了，店家之间互相保密，是一年之中一项颇费店主苦心的重要业务，以求一旦挂出，从内容到形式都能令人耳目一新，压倒其他店家。老北京商家过节时挂“窗户挡儿”，既能吸引逛厂甸的人们驻足观赏，也是传播传统文化的很好的形式。20世纪50年代初店铺走向合作化之后，没有很好地利用这种形式去宣传新生活，加之字画生意逐渐清淡，这种传统的宣传形式也就自然终止了，实在可惜。

春节厂甸的另一个重要场所就是东琉璃厂火神庙的珠宝玉器古玩市场。

明清之际是我国工艺美术取得伟大

成就的时期，玉器、牙雕、竹木雕、陶瓷器、珠宝钻翠、金属制品、漆器等等，精品不胜枚举，材料之精、工艺之美，堪称我国乃至世界工艺美术史的高峰。这些艺术珍品，有的出自实力雄厚的皇家工艺品作坊——造办处，有的出自各省各具特色的工艺品产地或技艺超群而大多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工艺美术家之手。它们原本大多深藏于皇室及王公贵族家中，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贵族的没落，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约半个世纪中，陆续流入市场，从而形成了国内异常活跃的独特行业——“古玩行”、“玉器行”。这种独特行业在闭关锁国的封建王朝时期早已存在，而在清末民初则又注入实力强大的外来“洋庄”（从事对外贸易的珠宝玉器商）。

仅就北京的“玉器行”来说，其流通业务主要集中于崇文门外花市北羊市口的“青山居”玉器市场和前门外廊坊几



条一带，琉璃厂和地安门也有少许几家（琉璃厂以古玩铺居多）；其中“青山居”为玉器及杂项市场。在“青山居”附近的花市中三条西口，还有一处“攒货场”。我记得那是一座不大的四方院子，玉器商人每天清晨拿一二件“快货”来到这里，以“袖里来，袖里去”的形式，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交易，时间不过一个多小时。玉器商从北京的宅门或天津、太原、沈阳、济南各地，把玉器搜集到上述几个市场，经去伪存真、优胜劣汰，少数到了收藏家——玩家之手，大宗的则流向“洋庄”，被发往美国、日本、英、法等国。旧中国海关，对文物的管理形同虚设，任由这些国宝一船船、一箱箱流出国门。一位曾经做过这方面贸易的朋友告诉我，他家解放前每周都要发出几箱

一米多见方的白木条箱子，其中以玉器、陶瓷为主。

1986年秋天，我和几位画家有机会在美国参观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地下仓库。其中一排排中式红木玻璃柜中陈放着精美的白玉洗子、碧玉洗子、黄玉杯子、白玉如意，以及翡翠、青金、珊瑚等物品，没有一件不是令人叹为观止的瑰宝。一家外国博物馆竟藏有如此众多的中国历代玉器精品，那么，散落到全世界的将是怎样一个数字呢？

老北京另一个著名的短期展示玉器工艺品的市场便是厂甸的“火神庙”。每年春节期间，火神庙前后的几个院子便是著名的厂甸珠宝玉器市场。玉器商人对这个市场十分重视，各商家都早作准备。那时，玉器行的“长春会馆”就

在东琉璃厂口、南新华街东侧，与火神庙有长期租赁合同。每逢春节，火神庙的几进院落里，鳞次栉比的摊位上，琳琅满目地摆满了珠宝、玉器、古玩和各种精美的工艺品，在大瓦数电灯的照射下，珠圆玉润，土花铜绿，光彩夺目。



琉璃厂古玩铺



厂甸的露天古玩摊

以“青山居”商家为主的玉器商人，在火神庙都有固定的摊位。我家商号“瑞德祥”，摊位原在西跨院，后来以五百银元买下大殿月台西侧石碑后面的一个位置，占地约四平方米。货物的陈列方法是：立一个长约三米的“搁子”，前面摆玻璃罩子，放鼻烟壶、玉别子、玉龙钩等小件；后面呈三层阶梯状，分别摆放较大件的玉器；最高处是多宝桶，摆放的多是珍品。每年腊月二十八晚上，徒弟们把准备好的玉器陈列在“搁子”上，用两只100瓦灯泡照着，然后请掌柜的——我父亲过目，看看是否需要增减调整，名曰“亮搁子”。第二天即把“搁子”拉到火神庙。

厂甸庙会期间，白天陈列做买卖，晚间将大件玉器锁在搁子下面的柜子里，设专人看管。小件玉器都用毛头纸（一种柔软的手工纸）或幌子（丝织品）一

件件包好，叠摞在25×40厘米的小筐箩里，用蓝布包成上小下大的货包，两个包穿连在一起，由徒弟们担在肩上，送回家里，第二天再担回火神庙。1947年—1948年之际，解放战争临近，因生意清淡，徒弟们先后散去，只得由哥哥们和我把货包担来担去。

生活在这样一个玉器商的家庭，使我从小就接触到大量的艺术品。记得有一次父亲把工艺品和玉器摆满了两个大炕，耐心地一件件给我们讲述这些艺术品的名称、质地、价值等等。还有一次，我不小心把一只荷叶盖的孔雀绿大罐从台阶上踢了下去，摔碎了；父亲大声呵斥我。我当时并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会生那么大的气，后来我才知道，如果这个罐搁在今天，其价值就可想而知了。正是父兄的言传身教使我对古玩情有独钟，并最终走上了艺术之路。